

日记

曾国藩全集



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

——毛泽东

京华出版社

温
林
编

曾国藩全集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全集/温林编,一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1

ISBN 7-80600-616-8

I. 曾... II. 温... III. 曾国藩(1811~1872)—全集 IV. Z4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9929 号

曾国藩全集

编 者 ☐ 温林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

经 销 ☐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☐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☐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☐ 3500 千字

印 张 ☐ 200 印张

印 数 ☐ 0001-2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1 年 9 月

书 号 ☐ ISBN 7-80600-616-8/G·372

定 价 ☐ 1280.00 元(全套 16 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曾国藩全集

日记
(下)

目 录

日记下册

同治六年	(1)
同治七年 (一月至九月)	(78)
同治七年 (十月至十二月)	(140)
同治八年.....	(159)
同治九年.....	(218)
同治十年.....	(282)
同治十一年.....	(350)

同治六年

正 月

初一日

五更三点起，率僚属拜牌，黎明礼毕。文武来贺，见客二十餘次，辰初毕。早饭后试笔，清理文件。至幕府贺喜。围棋一局，又观人一局。写楷书一百字，又作墓碑，至二更毕，约六百字，共千二百餘字。中饭，请幕友两席。未刻阅本日文件，见秦兵于十二月十八日大败，几于全军覆没，贼势日盛，深恐其渡河窜晋，震惊京师。申刻，写零字颇多。二更后，不复治事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两日内作文甚觉艰难，而本夜尚能成寐，较之昔年每作诗文彻夜不寐者，犹觉稍胜。

附 记

书籍样 挽樟银寄任尊叔 科九侄贺礼

初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出门拜年，午初归。阅《乡射礼》，至未正止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未正，写沅弟信，约六百字。申正，写对联三付、挽樟一付，将寄家中挽任尊叔者。与幕府一谈。傍夕，小睡。夜，核批札各稿。未申之间，坐见之客四次。二更后温韩文志铭，悟作文写字二者均以神完气足为最难。疲倦殊甚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。

初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阅《乡射礼》，因心中杂事甚多，看书全不能入。写澄弟信一封，料理专人回家之件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与幕府久谈。写对联九付。新作书架八个，指示木匠一切琐事。傍夕小睡。夜核批札各稿颇多。二更后温苏诗七律。三点睡，四更四点醒，旋又小成寐。

附 记

愚公寨举人李长仁，周口东北隅。十二月廿二夜，勋左营百余人晔言贼至。

初六日

早饭后自周口起行，天气阴寒作雪，行四十五里至李家集打茶尖。又行十八里至陈州府城，未正到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二次。中饭后，至城外太昊伏羲陵庙。傍夕，清理文件。在舆中阅《乡射礼》。灯下，将张皋文之图一为核对。眼蒙，不耐细看。二更后，路朝霖来见，久谈。路大令璜之子，号访岩，年廿三岁，聪明异常，送余五排五十韵，英器也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，五更二点醒。

初七日

早饭后，自陈州起行，行廿五里至临蔡城打尖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。又行十馀里，天气微雪，道涂泥泞，因改而坐车，行五十五里至安平寨住宿。共行八十里，路甚蛮，实不啻九十里。是处属鹿邑管。鹿邑杨令来见，一谈。清理文件。中顿无大米饭，即以饼为饭，近亦颇惯食饼矣。习字一纸，阅本日文件。夜阅《乡射礼》，将本日在舆中所阅之《乡射》批点一过，《燕礼》则未点。二更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是日，接奉廷寄，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，霞仙革职。业经告病开缺之员，留办军务，致有此厄，宦途风波，真难测矣，然得回籍安处，脱然无累，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幸。

初八日

早饭后，自安平寨起行。天气放晴，路仍泥泞难行。行四十

里至柘城县中饭。县令余锦淮，号妙泉，广东人，辛丑进士。公馆有一联云：“江左依然怀谢傅，淮西从此识裴公。”即该令所作也。又行三十里至扶湘城住宿，共七十里，实不啻八十矣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清理文件。与幕府一谈。在奥将《燕礼》阅毕，阅《大射礼》十页。夜，围棋二局，阅批稿数件。二更后写零字甚多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初九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自扶湘城起行，行三十里至麻姑堆打尖。旋又行三十里，未刻至归德府住宿。在奥中阅《大射仪》，又阅公牍五十餘件。中饭后，与幕府久谈，围棋二局。傍夕小睡。风雨严寒，天气愁惨。夜，又阅公牍二十餘件，将《燕礼》过笔数页。二更后，眼蒙殊甚，不能治事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附 记

陈州府刘拱宸，号伯瑗。己亥甲辰。江西新昌。

袁绳武，号镜堂。捐班。直隶。

归德府王祺海，号观亭。癸卯甲辰。山东诸城。

淮宁县路璜，号渔宾。壬辰乙巳。贵州。

鹿邑县杨维宗，号雪峰。广东。

商邱县孙嘉臻，号芑堂。其父在商邱殉难。世袭云骑尉。闽县。

柘城县余锦淮，号妙泉。壬辰辛丑。宛平，原籍山阴。

十一日

早饭后，自归德起程，雨雪纷纷。坐车行五十里，至王集寨小坐。旋又行二十里至虞城县住宿，未正即到，小车及挑子等则到甚迟。在车不能看小字书，将《古文·气势之属》阅一过。清理文件。申正，虞城县令胡叔珊在庭中嚷闹，有喊冤之辞。询之，则谓戈什哈贺献臣撕其衣服。问其仆，则云：“尚未撕，但执其衣耳。”遍问巡捕等，皆云：“贺献臣开酒席单，语言不顺，将单撕碎，而无撕衣之事。”余以初七日车夫投诉被贺献臣所打，两次皆戈什哈不应管之事，遂行棍责革去。夜阅《大射仪》，又

阅《古文·辞赋类》，又阅本日文件，核批札稿数件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后成寐，严寒异常。

十二日

早饭后，自虞城起行。因道涂泥泞，仅行三十五里，即在大阳集住宿。路蛮，亦近四十里矣。清理文件，写沅弟信一件。中饭后，与客围棋二局。是日，在舆中将《大射仪》阅毕，申刻批点数页。各幕友来，久谈。夜又批点数页。二更后，眼蒙殊甚，不复治事。是日，早饭后呕吐，旧有此疾，近久不发，竟日胸膈作恶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十三日

早饭后，自大阳集起行，至小阳集二十里，小坐。旋又行三十五里，至砀山县住宿，未初到。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二次。中饭后围棋二局，与幕友久谈。是日，在舆中阅《古文·辞赋类》。夜，将《大射仪》批点数页。胸膈间尚作恶，是以本日吃饭较往日略少。砀山去年水灾，居民穷苦异常，饥饿老幼夹道乞食。有一僧名明亮者，募化施主，养饥民一百一十七名。因每人给钱一百，以答该僧之意，又另发钱十五千，分给各难民，盖杯水车薪耳。二更三点睡，屡醒，尚能成寐。

十四日

早饭后，自砀山县起行，行四十五里，至唐家寨打尖。尖后，又行四十五里，至郝揭集住宿。名为九十里，实不啻百里矣。署萧县令周力城来见，又立见之客二次。少时曾读《子虚》、《上林赋》，未甚成诵，年来好看汉赋，亦未熟读。是日，在舆中戏将《子虚赋》细读，居然能背诵四遍。酉刻，始到止宿之处。夜，清理文件后，又读《上林赋》一段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后成寐，屡醒。

十五日

早饭后，自郝家集行三十里，至郝家寨打尖。徐州道李眉生及郃守高令等在此迎接，与之久谈。又行二十里至王家闸，李少泉官保在此，丁雨生、陈心泉等司道均在此迎候，坐谈少顷。又

行二十里，申正至徐州府城，仍住考棚之内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数次。中饭后，少泉来坐甚久，二更始去。清理文件。是日，在舆中读《上林赋》千馀字，略能成诵。少时所深以为难者，老年乃颇能之，非聪时进于昔时，乃由稍知其节奏气势与用意之所在，故略记之。然衰年读书，不数月亦必忘矣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梦魇，旋又成寐，五更醒。

十八日

早饭后，李少帅来久坐，午刻始去。清理文件。又坐见之客三次。中饭后，坐见之客二次。围棋二局。阅本日文件，核批札各稿。与幕友久谈。傍夕小睡。是日，出题三个：一题作小讲，一题作提比，一题作一段，令纪鸿儿与叶亨为之。夜，略加批改。二更三点睡，尚能成寐，五更二点醒，近日无此美睡。

十九日

早起。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二次。围棋二局。巳刻，李少帅处送来江督及钦差关防二颗、盐政印信一颗，行拜阙拜印各礼。文武僚属来贺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十馀次。潘琴轩来，谈甚久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又坐见之客二次。申初，少泉来久坐，灯后始去，谆劝余回金陵久任江督，言皆准情酌理。夜核批札信稿。二更后，核奏稿一件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。

廿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立见者一次，坐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李眉生来久坐，午正始去。中饭后，坐见之客二次，谈颇久。阅本日文件，核各科稿件，未毕。与幕府久谈。傍夕小睡。夜，再核各科稿件。二更后，温《汉书》、《邹阳传》、《苏武传》、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二赋。三点睡，四更末醒。

廿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写沅弟信一件，阅《大射仪》，批点五页。中饭后，至幕府一谈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一次，丁雨生谈甚久。阅本日文件。又与幕友久谈。夜核批札各稿，核信稿甚多。二更后温

《古文·识度之属》，朗诵数首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二点成寐，五更二点醒。

廿三日

早饭后，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巳初，少泉来久谈，因便饭，申刻乃去。阅本日文件。与幕府鬯谈。核批札各稿，写祭幛二付。傍夕小睡。夜核信稿。二更后，略教纪鸿及叶甥作文之法。接奉部文，李小泉授江苏巡抚而暂署楚督、刘韞斋授湖南巡抚、丁雨生授江苏藩司。从此诸事可以顺手，而沅弟亦得安其位，为之喜慰。二更四点睡，四更二点醒，五更微得假寐。

廿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出门至少泉、雨生两处一谈，未初归。中饭后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一次。阅本日文件，批纪鸿、叶甥之文，倦甚，不能改一字。是日说话较多，舌端蹇滞，精神困乏。与幕客谈二次。傍夕小睡。夜核科房各稿。二更后，温诵韩诗，气弱不能成声矣。三点睡，尚能成寐，五更醒。

廿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少泉来坐甚久。又坐见之客一次。中饭后，阅本日文件，写霞仙信一件、沅弟信一件，共七百餘字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傍夕，与吴挚甫久谈。夜改片稿二件，改信稿三件，核科房批札稿多件。二更后，温杜、韩七古。疲乏殊甚。洗澡下身。四点睡，五更醒。

廿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二次。围棋二局。又立见之客一次，坐见者一次。阅《大射仪》六页。中饭后，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与幕府久谈。体中甚觉不适，不能治事。写祭幛二幅、对联数付。夜核批札各稿，二更后温杜诗五律。三点睡，三更后成寐。

廿九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四次。围棋二局。将《大射仪》阅毕，又阅《聘礼》六页，至未正毕。中饭后，阅本日文件甚多。丁雨生来谈甚久，与幕府一谈。核科房批札稿。傍夕小睡。夜，申夫自京回，与之久谈。二更后，核批稿信稿。四点睡，不甚成寐。心中郁郁，常思解去要职，以免疑谤。不觉梦魇，声粗非常，从人皆为惊起。自是竟夜不得安眠，殊自惭学养之未深耳。

二 月

初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围棋三局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二次。阅《聘礼》。午初，李宫保来久坐，便饭，申刻去。阅本日文件。又坐见之客二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又阅《聘礼》五页。与幕友久谈。夜核批札各稿，二更后批叶甥文章，又核稿数件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初二日

早饭后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二次。围棋二局。又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二次。出门至李宫保处送行，渠于明日赴豫也。归，午正见客二次，谈稍久。中饭后，又见客二次，李眉生谈甚久，阅本日文件。阅《聘礼》三页。李宫保来久坐，凌筱南来一坐，又立见之客一次。傍夕，与幕府一谈。夜阅子密所为先人年谱，阅核批札各稿。二更后，疲倦殊甚。因本日说话太多。遂若衰颓不堪者，盖自此学问德业日见其退矣！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附 记

○沈随李

○何随沅

○祝回直

○钟回齐

三司月掇月评

各局旬报

○胡、蕭祠 二张请恤各片

初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已初，申夫、眉生先后来，谈最久，在此便饭，申初散。阅本日文件。又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二次。核批札各稿。傍夕小睡。夜又见客一次，核摺、片稿二件，核信稿数件。二更三点睡，是日说话太多，疲乏之至，幸尚能成寐。

初五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四次。围棋二局。又坐见之客〔原稿脱字〕。写澄弟信一件，约四百字。阅《聘礼》。中饭后，申夫来久坐。又坐见之客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阅本日文件极多，近日所仅见。又阅《聘礼》。傍夕，与幕友一谈。小睡片刻。夜核科房批札稿，二更后温《古文·辞赋类》。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

初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张敬堂之子志敦与其师五河县贡生凌允熙来久谈。感念敬堂，弥增伤悼。围棋二局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阅《聘礼》。是日戏读《羽猎赋》，陆续读至一半，夜间颇能成诵。盖余近年最好扬、马、班、张之赋，未能回环朗诵，偶一诵读，如逢故人，易于熟洽。但衰年读书，未必能久记耳。中饭后，与幕府久谈。阅本日文件。又阅《聘礼》。坐见之客〔原稿脱字〕。核批札各稿。傍夕小睡。与挚甫谈文。夜核信稿二十余件，温《古文·辞赋类》。二更三点睡，虽屡醒，尚幸成寐。

初九日

早饭后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清理文件。围棋二局。读《长杨赋》一半，毕。阅《聘礼》，毕。阅《公食大夫礼》。中饭后，写少泉信一件，阅本日文件，坐见之客一次。写对联九付。傍夕小睡。夜，申夫来久谈。旋核科房批札各稿。二更三点睡，三更后成寐。是日，接腊月廿五日家信，知修整富厚

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以浩费如此，深为骇叹！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，誓不为之。不料奢靡若此，何颜见人！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，可羞孰甚！屋既如此，以后诸事奢侈，不问可知。大官之家子弟，无不骄奢淫逸者，忧灼曷已！

十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一次。围棋二局。又坐见之客二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写沅弟信一件，约四百馀字。接少泉信，言任、赖复窜麻黄。恐鄂境久被蹂躏，沅将渐失民望，深为忧灼！午刻，申夫、眉生来久谈，申初始去。阅本日文件，添陈舫仙密信一页。欧阳定果自湖北来一谈。核批札稿甚多，夜始核毕。将叶亭文批毕。酉刻，写对联五付。二更后眼蒙，不复能作事，欲核摺片各稿，竟不克为之矣。三点睡，幸尚成寐。

附 记

李安邦 营务处 牛广烈 邱心坦

叶 荣 管帐

十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，围棋二局。改摺稿一件，约三百字。午刻阅《公食大夫礼》。中饭后，与幕府久谈。阅本日文件，又改摺稿一件。核批札各稿，未毕，灯后始毕，酉刻，写对联七付。夜，又改片稿一件。读《解嘲》四分之一，因近日读书颇能背诵，拟择汉文之尤者多读熟数篇，以资讽味玩索之乐。惟老年记书，微觉头晕，或因治公事太多，不能兼营与？二更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十三日

早饭后，将《解嘲》读毕，此篇本平日最好者，故尤易于成诵。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三次。围棋二局。写纪泽儿信一件。午刻阅《公食大夫礼》。至李眉生署内赴宴，申夫在坐，申刻归。阅本日文件。阅邸钞，见御史阿凌阿劾余骄妄，虽蒙圣谕鉴原解释，而群疑众谤，殊无自全之道，忧灼曷已！改片稿一件，约三百馀字。凌晓南来一谈。夜又改片稿一

件，五百餘字。二更后，核批札各稿。三点睡，天气暖热，久不成寐。三更末始成寐，五更即醒。念沅弟屡被朝旨诘责，而贼复蹂躏鄂省，久不出境，左右又无人赞助，所处殆如坐针毡。霞仙、云仙皆见讥于清议，而余又迭被台谏纠劾，进退两难，展转焦思，深叹高位之不易居耳！

十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一次。围棋二局。阅《公食大夫记〔礼〕》，阅《觐礼》，至未正阅毕。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读《仪礼》，至是粗毕。老年能治此经，虽嫌其晚，犹胜于终不措意者。昔张蒿庵三十而读《仪礼》，至五十九岁而通此经，为国朝有数大儒。余今五十七岁略通此经，稍增炳烛之明。惟蒿庵以前，明儒穷《仪礼》者绝少，能于荆棘荒芜之中独辟康庄，斯为大难。余生本朝经学昌明之后，穷此经者不下数十人，有蒿庵之句读、张皋文之图，康庄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，则从事甚易矣。阅本日文件，发报三摺、六片，写对联六付。坐见之客一次。与幕友一谈。夜核批札稿。倦困殊甚。盖因昨日治事太多，夜未安眠，本日又用心稍过，遂觉衰惫不堪。二更三点睡，五更醒。

十六日

早饭后，自徐州起行，五十里至柳泉驿打尖。见客二次。中饭后，又行三十五里至利国驿打茶尖。见客一次。又行十二里至韩庄登舟。见客，坐见者三次，立见者八次。是日，在舆中背诵《诗经》，其记不确者则翻书一对，至《秦风》末。登舟后，又温诵至《豳风》末。清理文件。夜饭后，申夫、眉生来久谈，至二更三点始散，接家信，内有泽儿责鸿儿之信，余深用为忧。子弟文理浅谬如此，将为远近所笑，悔从前数年未认真查察也〔上三句，石印本删去，据台湾本增补〕。睡后，久不成寐，因与申、眉说话太多之故。三更末略成寐，五更初醒。

十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立见者二次。开船，行八十三里至台庄小泊。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三次。旋又

行三十五里至夾口泊宿。風暴大作，舟中昏暗，幸河小无大浪耳。辰正，圍棋二局。已刻溫《小雅》。至二更后，溫不能成誦處頗多，勉強記之。至二更二点后，疲乏極矣。三點睡，幸能酣寢，五更醒。

十八日

早飯后開船，行二十里至灘上，稍一停泊。見客一次。旋又開船行三里許，大風，不能復行，遂在此泊宿。竟日狂風，至四更始息，辰刻清理文件，旋將《小雅》背誦一遍。午初，申夫來久談，共飯，未正始去。與客圍棋二局。剃頭一次。閱本日文件極多。酉正，溫《文王之什》，燈后畢。核批札稿頗多，二更二點粗畢。三點睡，不甚成寐。

十九日

早飯后開船，風不順而微，下水扯紆。傍夕，至九龍廟以下灣泊，距宿遷尚近二十里。是日，行百二十餘里。辰刻背誦《詩經》，清理文件。旋圍棋三局。已正溫《詩經》、《生民之什》、《蕩之什》二十一篇，至酉初始熟，蓋後半弥生矣。午刻，坐見之客一次，立見者一次。酉刻，坐見之客一次，立見者一次。接沅弟信，聞澄弟之孫元五于二月一日殤亡，忧系之至。家中人口不旺，又子弟讀書全无法脉，深以为慮。夜，搬移一船，因至鴻兒等船上教以讀書之法。旋歸新移之船。申夫來久談，二更四點始去。睡后夢魘，因說話太多也。尚能成寐。

附 記

八本	八理	八情	八正	八疑
八德	八氣	八趣	八哀	八滯

廿日

早飯后開船，風仍不順，扯下水紆行數里，風雨交作，不復能行，遂在此泊宿，距宿遷仍欠八九里許。辰刻，見客二次。背誦《大雅》三十一篇，旋溫《周頌》三十一篇。午刻，圍棋二局。中飯后，溫《魯頌》、《商頌》，申刻畢。自二十岁后未嘗背誦經書，老年將此經背誦一過，亦頗有溫故知新之味。申夫來久

谈，论吏治以听断、催科、缉捕三者为要务。傍夕，欧阳健飞来，谈及民间苦况。因念余自北征以来，经行数千里，除袁州略好外，其余目之所见，几无一人面无饥色，无一人身有完衣，忝为数省军民之司命，忧愧实深。又除未破之城外，乡间无一完整之屋，而余家修葺屋宇用费数千金，尤为惭悚。夜核批札稿甚多。二更后，疲乏殊甚。三点睡，甚能成寐。

廿二日

早饭后，登岸往看桃源防务，往返约六十里。先看成子河长圩，圩约十里，余看六里许，至南寨门止。去时由圩外行，回时由圩内行，至北寨门茶尖。出圩后，由奶奶庙旧路回。看五堤头长圩，圩约五里许，北抵运河南岸，南抵黄河南岸。成子河圩北抵卜家湖，南抵洪泽湖。午正回船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中饭后开船，灯时至杨家庄。途次，坐见之客三次，立见者一次。申酉间，核批札稿甚多，阅本日文件。未刻围棋二局。夜，张子青漕帅来迎，一谈。又坐见之客二次，立见者一次，已二更二点矣。将鸿儿、叶甥文略批。三点睡，劳乏殊甚。

廿三日

早饭后见客，坐见者一次，立见者一次。旋由杨庄登岸，行二十里至清江浦。先后拜钱楞仙、钱茗甫，皆久谈一时许。午初，至张子青署内中饭。饭后，至其西荷舫书院一坐，久谈。该处养四鹤，饲之以鱼，貌甚闲逸。申初散。至普应寺小坐。盖余登岸时，坐船即由杨庄下惠济、通济等闸，故在此小息，以候船到。旋至欧阳镇署内一坐。酉正登舟。见客，坐见者五次，立见者五次。灯时，吴竹如来久谈。渠于五年三月由户部侍郎告病开缺，寄居山东诸城，至是将回居江南也。又坐见之客一次。二更后阅本日文件。三点睡，三更后稍稍成寐。接沅弟信，报泽儿于正月廿六早子时生女。泽儿自报之信，已于昨日接到矣。

廿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逆风甚大，勉强行十里至马棚湾，将出高邮湖内以行，风大不能去，即在此湾泊。去年六月廿九日清水潭